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龙虎榜



迷情之夜



远方出版社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 迷情之夜

[美]维多莉亚·丽  
于娜译



## 序

“卡罗琳，不明白到底你让我怎么做？”

“我只想要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加里理想的伴侣。”通过佛拉的耳机传来的是年轻而急躁的女声。

佛拉恼怒瞟了一下桌子那头的奥斯丁·麦克伊文，这位播音员低下头假装在控制板上忙活，避免与她的目光相遇。意识到没法从他那儿得到帮助，她转过眼瞪着麦克风，真希望这个电话是被筛掉了的。她在这里接受询问，是为老光棍们找到适合的对象，而不是向失恋者提出忠告的。

毕竟，单相思不是今晚节目的主题。更确切地说，佛拉是一个通灵者，一个灵媒，决不是一个心理学的专家。也许一个心理学家对卡罗琳会更有帮助。而且佛拉无意告诉卡罗琳一个坏消息——她很确切地知道，加里和卡罗琳没有共同的未来——于是她以另一种方式婉转地说出这个已经很明显的结果。

“卡罗琳，我想，把一个二十岁的、平时打两份工并且热衷于攀岩运动的学考古专业的学生称为老单身汉，恐怕不恰当吧。你有没有想过，加里只是因为太忙，可能是因太年轻所以不肯与你结合在一起！”

卡罗琳飞快地回答，让佛拉确信，她没有听进劝告。“如果他爱我，他就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做我喜欢的事。”

“你讲到要害了，如果我是你，我也会这样想的。非常感谢你参



与今晚的‘佛拉论坛’节目,再见!”佛拉关上开关,没等她表示出厌烦,播音员已打开一系列按钮,身体前倾向麦克风道:

“这里是北卡罗来纳州,松林城的 WRDY 电台,您现在正收听的为‘傍晚的奥斯丁’中的‘佛拉论坛’。今晚的话题是关于单身男人的。”奥斯丁快吸一口气,然后向桌子这边咧嘴一笑:“佛拉·亚历山大,世界一流的通灵者和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相信,假如找到了那个生命中的女人,婚姻将不再是单身汉的困扰。她现在就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名字,再告诉我们一点关于这个单身汉的情况,佛拉就会做她份内的事,于你醒悟之前,五颜六色的焰火将开满天空,婚礼的铃声将响遍大地。”

佛拉靠近她的麦克风插了一句:“不要太离谱,奥斯丁,我只答应介绍理想的伴侣,而认识后的结局最好留给人们自己去操心。”

奥斯丁的眉毛询问式地一挑,道:“你是说,即使是理想的伴侣也不可以保证结局是满意的?”

“持续的联系比偶尔的接触更重要,”佛拉用手掌托着下巴,肯定地重复:“更重要。”

玻璃墙后的电台操作员接通了一位听众的电话。佛拉接过了这个电话,避免让奥斯丁将她引向更深的爱情话题,去评论那些大相径庭的结局。这并非她不关心她通灵预测的最终结果,相反,佛拉认为,看见两个人笨拙地破坏了她为他们促成的联系,这很令人灰心丧气。

她的注意力转向新的电话参与者,耳机里传来一个老年妇女的声音:“我姓……”

“只讲名字好了。”奥斯丁打断她。

迟疑了一会儿,她再次说道:“我叫萨拉,我要谈的是我的邻居,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我想年轻是一个很广的概念,像佛兰克或其它任何小于六十岁的人在我看来都年轻。”



“这人多大了？”佛拉问。

“我想四十岁左右吧。当然，我没有问过，否则会让他认为我爱管闲事。当我听到你能为人们寻找理想的伴侣时，我就下了打这个电话的决心，别让妇女们错过这个好男人。我的意思是，并非指他是漂亮的或是极讲究的。鲍勃——这是他的名字——是很粗犷的那种人，个儿高，肩膀宽，那种相貌，会吸引一个健壮的女人。”

佛拉竭力抑制住一阵笑意，脑海中浮起的关于这个叫鲍勃的男子的感觉并不太好。她意识到，并非这位邻居决意保守自己的隐私，很有可能，“鲍勃”是他的化名，而这位年长的妇人却天真地没有想到这一点。

一只鹰懒洋洋地在暴风雨来临的天空中盘旋，以一种与生俱来的耐心等它的猎物的到来……

这幅想象的图画生动新永而转瞬即逝，在她还没有意识到它来自何方时便消失了。她控制自己产生的“必须为鲍勃做些什么”的冲动。转移注意力是容易的，只要想想电台的工作人员以及那些等着被接通电话的人就可以了。

回到“粗犷而非极讲究”的思路上来，她提示萨拉：“一个看上鲍勃的女人必须是很强壮的吗？”

“别傻啦，我是说，只有一个很特别的女人，才能透过他粗犷的外表看到他的本质。他的眼睛是那样的黑，有着不可捉摸的神秘，就像我告诉我的朋友埃德拉那样。他的眼里偶尔会飞出一丝微笑。有一次他微笑时，埃德拉吃了一惊，说他的笑容明亮得像阳光。当然，他并不常笑，我猜这是因为痛苦的缘故。”

“什么痛苦？”佛拉想她听到了一些词，一些通过电话线传来的灵魂的低语。接着，像过了电一样，她的右手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针刺一般的感觉。这感觉久久不散，于是，她拿手指压住那一点。

“他受过伤，”萨拉说，“我猜大约是六个月前，就在那时，在一



次意外事故之后，他搬到这儿住了。他说他需要一处安静、平和的环境来休养。”她同情地叹息一声，“伤口在他的右手背上，他说那是几年前发生的事。但我敢肯定它还在发炎，即使他身上其它的伤处都已基本痊愈。”

佛拉的目光注意到她右手，那有着古怪感觉的地方。她现在知道那刺痛是什么了。在她和这个叫鲍勃的人之间有着强大的联系，这是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人，以其通灵能力强大的冲击了她。几年前她也有过这种感应的现象。这轻微的疼痛不禁引起她的一阵激动。

她又接着说，“这道伤口……”

老妇人没有理会她的话，接着说下去：“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拿起针线——你知道，这是练习疗法，让他的手指重新灵活起来。鲍勃做这方面的事也非常出色，上个月他给我的脚凳做了一个新罩子，一个多么有心的人啊。”

她停了一下，但不等佛拉说一句话，又接着说了下去，“嗯，我人为他担心。”

老妇人迟疑起来，佛拉提示她继续，“由于他是独身？”她问道。

“当然，这正是我为什么会担心的缘故。否则我不会打电话给你。”降低了声音，萨拉没有回到她先前偏离了的主题，“鲍勃是一个可爱的男人，我从未见过他与女人，或别的人做那事。”她附上了一句，是为了不让佛拉以及广大的听众产生错误的印象。

“鲍勃和你谈过这事吗？”佛拉问。

“假如你说的是他是不是在我耳边长吁短叹地诉说他是多么的孤独，那你就看错人了。一个人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从他那儿知道一些关于他自己的事。更多的时候，他会什么也不说地走开。”老妇人的不满情绪非常明显，但是，是针对佛拉，但不是那个保守



秘密的邻居。“我想你应该感觉得到鲍勃不喜欢谈论自己。我说，你真的灵媒吗？”

“没错，我是一个灵媒，”佛拉回答道，对奥斯丁露齿一笑，“但我没有宣称自己无所不知。”

“那没关系。”萨拉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疑惑，不是对佛拉，甚至不是对奥斯丁，此时此刻比以更加怀疑。

“再告诉我一点有关鲍勃的事。”佛拉说，心不在焉地叩击着自己的手背。

“嗯，他承认他从不往住处带女人——这是有一天他在喝完茶、吃完他最喜欢的姜饼之后告诉我的——但如果这是事实，他一个都不喜欢的話，那为什么不带她们回家看看呢？我是指他在圣拉斐尔区有一套豪华公寓，一个适合人亲近而不至感到羞愧的地方。几个月前我给了他一株植物——一株美丽的非洲紫罗兰，那是我从索沙里托跳蚤市场买回来的。不管怎样，我希望他能领会这个暗示：把他的房间弄得更漂亮一些。但是我想他会更情愿维护他那斯巴达式的简朴。当然他把房子打扫得非常干净，这正是现在一个男人讨女人喜欢之处，不是吗？上个月他甚至为我擦亮了我的镶木地板，自从二十年前我的膝盖跪不下去后，它就再没亮得像这样，而我请的清洁女工总是将它弄得条条斑斑的。”

在这老妇人接下来可能会告诉全世界的人鲍勃是用哪一种化学清洁剂来擦亮她的地板之前，佛拉插话说到：“谢谢你与我们大家分享这一切，萨拉，你的邻居听起来的确是一个独特的人。实际上，我敢说，你有一点爱上他了。”

“从我的牙医到杂货店送货的男孩，所有人都这么说，可他们没一个是通灵者。我开始相信我应该问问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来帮我为鲍勃找一个伴侣。”

佛拉真希望她言行一致。她手上的刺痛现在变成一阵阵钝痛，



她用力摔摔手,想消除这想象中的伤口,但并不奏效。于是,她试图为鲍勃的爱情生活做点什么,或者,中断与鲍勃这位好心邻居的联系,可能使这不适得以缓解。

她开口道:“鲍勃将在最近几天内遇上他命中注定的伴侣。”

“她长得怎么样?”萨拉的问题中有太多的怀疑;但佛拉毫不怀疑她正集中注意力倾听。佛拉被迫把想象力集中,看透模糊的影像:伤亡事件,模糊的伤口,慢慢地,她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了……

“怎么样了?”苍老的声音期待地追问,甚至连奥斯丁也屏住呼吸,一瞬不瞬地盯着她。

“她中等个儿,大约五英尺或六英尺高,一头又厚又长的头发,我想是红的——不过我不敢肯定,这难以看清。她站在一处黑暗的地方,一处没有窗户的地方。”幻象稍纵即逝,只给佛拉留下了最后一个印象。

▼  
逃  
情  
之  
夜

佛拉的呼吸突然顿了一下,此时,电台操作员在玻璃板后向她打着停止的手势,但她没有理睬,此时最重要的是把她看到的全部告诉给萨拉。

“鲍勃命中所爱的女人手里拿着一支枪。”她接着说,同时闭上眼睛,不去看桌子那头目瞪口呆的播音员,努力重新唤起那幻象。

“你看见一支枪,”萨拉问,“而你却不能确定她的头发不是红色的?”

“有时它看起来是属于红色。”佛拉说。

“你能肯定那不是一支奇形怪状的开塞钻吗?就在去年夏天我们去商店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为她的侄儿买了一支。当我去银行兑现我的社会福利债券时,我使她守在门外,因为我害怕有人看见那奇形怪状的东西,可能开枪打我俩。”

“我真的认为那是一支枪。”

“一个开塞钻也很讲得通。鲍勃晚上坐在走廊上时偶尔会喝一





瓶红酒。”顿了一下，她附上一句：“那个女人用那东西瞄准着鲍勃吗？”

佛拉犹豫了，然后默默地摇了摇头，“我希望没有。”

“我可不愿意认为这是她告诉鲍勃她对他不感兴趣的方式。”

佛拉禁不住微笑了一下，“也许鲍勃喜欢一个个性很强的女人。”

在奥斯丁用一只手捂住自己的嘴之前，近一百万的听众听到了他近似歇斯底里的笑声，佛拉尽最大努力不去理他。

萨拉很不满意于这个电话的结果，明显地流露在她的声音里：“老实说，佛拉，如果你认为一个带枪的姑娘是我那可爱的邻居的最佳伴侣，那么我很高兴没有要求你为我找一个。在我这个年纪，我能从与住在我楼上的汤普金斯先生玩纸牌中获得我想要的一切刺激，而且在你问之前，我会告诉你，是的，他也是一个老单身汉，但我不需要一个灵媒来预言，一旦他爬不动那些楼梯了，他会搬下来和我住在一起。”

佛拉把她的笑声勉强咽住，“我相信你是对的，萨拉，谢谢你打进‘佛拉论坛’来。”

“调频到傍晚的奥斯丁。”奥斯丁给电台工作人员一个信号，播出了电话号码，接下来是广告。

关掉耳机，佛拉在脑海中重演与鲍勃邻居的对话。再一次回顾，这些话听起来是很荒谬的。但她肯定，关于持枪行凶伴侣的预言，的确不是奥斯丁在构思夜晚节目的主题时塞进她脑子里的，她也不可以假设她只是偶然碰到了这种幻象。

如果她不采取措施，那就会像是对着鲍勃的脸打了一拳似的，她不清楚如今是否太迟了。

音乐代替了播音员的声音，佛拉睁开眼睛正好遇上奥斯丁充满疑问的一瞥，“我想你有那个女人的电话号码。”她说。



“当然，我们不会放过空中来的每个电话。”

采取预防措施有太多的理由，但什么也比不上有人会抓住鲍勃这一条重要。给那个女人打电话，他们会得到鲍勃的地址的。佛拉努力装出平静的表情，“请安排一盘节目中有关鲍勃部分的磁带寄给他，送邮政快递。”

“你担心鲍勃的最佳伴侣会用那支枪做出什么不浪漫的事来吗？”奥斯丁问道，他有一丝不信及不安的表情。

她微笑起来，运用她的控制能力让他安心，“我不能确定，鲍勃需要注意的是否只是女人。”

“既然如此，为何要寄？”

“我想给他一个警告。”

“关于那支枪？”

再一次微笑，“如果他能明白是怎么回事的话。”

↓  
速  
情  
之  
夜

工作人员示意又接进了一个电话，当佛拉倾向麦克风时，她意识到手背上那看不见的伤口已不再抽痛。她和鲍勃——或无论他叫什么——之间的联系断了。真是有些惭愧——她时常好些——她的能力只是一瞬间出现，而不能贮存起来。

有时候，就像此刻，她有一种欺骗别人的感觉。



## 第一章 逃亡中的霍克

霍克找到的停车场挤得满满的，但他设法把他的汽车挤了进去。他的车是一辆蓝色的、年代不明的敞篷车，一种适合他的，没有什么特色的小型车，还有一条优点是便宜——不值一偷。

他跳下来，抓起后座的运动包，锁上车，然后走向街角的快餐店。走进去，他要了一杯咖啡，找到一个既能看到门又能看到外面街道的位置坐下来。滚烫浓苦的咖啡，远不如他在距此仅两条街的自己的住处调制的好。他不想吃任何东西，而且这儿的汽水碳酸气过低，味道过甜。因此，在这儿他只喝劣质咖啡，同时观察他后面有没有人跟踪，因为他感到从那个小型机场走出之后被一人跟着。

只因为圣弗朗西斯科市的贝区，是某些想找他的人能想起的最后一个地方——这是因为，事实上，这是那些追杀他的人们的家门口——但并不意味着他可以粗心一点。四周有很多人想杀他，虽然在八个月后的今天，他发现积极追寻他的人数在减少，但仍有不少的人在追踪他，而这一次他不一定能逃得掉。

可能唯独他有这个想法，但他认为他的生命还是值得忍受一两杯劣质咖啡的。

十分钟后霍克走出餐馆，右手拿着他的运动包，他棕色的飞行员皮夹克敞开着，以便他能快速抽出肩下皮套里的枪。朝街角环顾了一下，他向西走，绕一圈路走向他的住所，边走边观察驶过他身边的汽车以及在灰尘中走过的行人。他的步伐稳定，并不太快，不



足以引起别人的注意，他左肩头的僵直现在缓和多了，不再苦于阵阵痉挛。

那边肩头的枪伤是他所有伤口中最糟糕的一处，也是唯一给他带来麻烦的一处。一个月前，他发现它恢复得与他右手背的伤口一样了，而手背上的伤，也许是在六年前，在一次袭击中，被一个毒品贩子划了一道三英寸长的口子而留下的。霍克现在已习惯与这些偶尔发作的疼痛相伴生活，这总比出现麻木，就如那位为他修复损坏的筋腱的医生所料想的一样，要强得很。

治疗加不懈锻炼，使他的手恢复了机能，他相信这种方法对他的肩膀同样有效。

他现在的的生活真是糟透了，在背叛、出卖、谋杀中知道，自己的清白无辜并不能使躲躲藏藏的日子更容易忍受。自从那个致命的夜晚，他的搭档被杀，而他开始逃亡以来，他已不再幻想会出现奇迹，将他从中解脱出来。他在 DEA——禁毒机构——的工作已经结束，而且他认为，即使他们再次要他回去，这份工作也已不再吸引他。

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复仇。

此时他已到达维多利亚安房前，这幢房子由四套独立的公寓，霍克很满意他没有被跟踪。右边底层，他邻居的窗户里亮着灯，左边他的公寓则是黑的。

当他登上前门的木台阶时，他特意踏响了脚步，好让艾美瑞太太知道他回家了，不是因为他以这种方式交流，而是因为他宁可现在，而不是一两个小时，当她意识到他已回家时，再来敲他的门进行交谈——他打算那时去睡。

10

此外，他喜欢他的邻居，她的好意为她在他的心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仅次于他的姐姐伊莱拉、她的两个小孩以及一条他们从待领所领回来的斜眼狗。另外，还因为他不能冒险与伊莱拉接触，甚至



不能让她知道他还活着，于是，艾美瑞太太便成了他目前的生活中唯一不必保持戒心的人。

还有一项好处，就是邻居能为他注意，在他外出期间有无陌生人前来，什么都逃不过艾美瑞太太的眼睛。一丝疲倦的微笑浮上了他的嘴角，因为他想起了那个鬼鬼祟祟的保险推销员，被她猛地一推，跌倒在台阶下的情景。显然，霍克和推销员两人都低估了这个矮小的、按月份有规律地改变头发颜色的、亮眼睛寡妇的实力。

打发推销员那天，她的头发是一种淡紫色，霍克赞赏地看着她漫不经心地拍拍手，将一绺淡紫卷发往后一捋，然后邀请他进去喝茶吃点心。她眼中闪烁的光芒让他想起了很多。他喝着她的茶，没有对她的行为加以评论，但不禁想到他的前同事们若是向她学习，一定会有所收益的。

同时，他仍然密切注意着那些来访问她而他又不认识的人，小心谨慎已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

当他走进两个房间之间那间狭窄的走廊时，艾美瑞太太的门开了。霍克看了她一眼，从她脸上的表情察觉到有什么事不对劲。

“怎么啦？”他问道，他一边扫视着黑暗走廊的每一个角落，一边放下运动包，将右手滑进夹克中。他并不害怕他们找到他，这是迟早的事，现在，他关心的是估测好形势，别让任何人——特别是艾美瑞太太——受到伤害。

“没事，鲍勃，真的。”她犹豫了一下，弹了一下舌头，举起手拂开脸上的一缕粉红色卷发。她叹息一声，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入他手里，“这是给你的，邮政快递，我替你签收了。”

他从没有邮件，至少这个地址没有，认识他的人中没人知道他在哪儿。

他的手指紧紧握住他那支左轮手枪的柄，用他空的手拿着口袋朝他的门扔去，然后，他移动到艾美瑞太太与大街之间。因为如



果她的房间里有一个枪手，她的神情举止就会很烦躁。如果真是这样，他知道他必须关掉灯，而只要她移动一点，他就能抓住电闸……

他突然意识到她一直没有停止说话，现在他听到她说的一些词语了，它们听起来毫无意义：

“……而我不会给电台打电话，不是为我自己，可我有一点厌烦了，并且有点想和一个真正的通灵者谈谈。虽然现在我必须承认我是这样做了，但我相信她是一个骗子。我是说，真的，鲍勃，你应该听听她是怎么评论你的。”

他眨了两下眼睛，决定放开他的枪。毕竟，他已在走廊上站了一分多钟了，如果这附近真有一个枪手，他再掏枪不迟。他走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伸手旋下大花板上的电灯泡。

“谁说我什么啦？”他问道，一边把那烫手的灯泡放在邮箱边上。

“灵媒。你为什么旋下灯泡？”

“我听见里面有一些咔咔的声音，这意味着它快要爆了，”他撒了个谎，“我现在要把它放回去了，免得有人在黑暗中摔跤。什么灵媒？”

“收音机里的那一个，面向全国播出的广播，不仅南北卡罗来纳州，其它地方也能收到。她宣称能为任何一个老单身汉找到理想的伴侣，我认为你很适合这个话题。”艾芙瑞太太小心翼翼地看着他，“我没有听见什么咔咔声。”

“我的听力特别敏锐。”确信艾芙瑞太太是站在她的门里了，他走到自己的门前，拾起袋子，将钥匙插入锁中，“那么，这就是你打电话的录音磁带啰？”

“显而易见，佛拉——那个灵媒——叫人在我上节目后打来电话，问你的地址。这是今天早上寄来的，但你不在。”



霍克注意到她没有问他到哪儿去了，他一直为她在这一方面的缄默感到庆幸。他只希望她在给那个灵媒打电话前能想到这一点。

霍克没有告诉她那个简单的电话可能会带来的恶果。

“你什么时候打的电话？”他问道。

“昨天傍晚。你没有生我的气吧？鲍勃，你看起来有一些神经紧张。”

霍克放松了自己的表情，他不想伤害这几个月来他一直信赖的人。

“别担心，艾美瑞太太，我只是有些奇怪。我想它是，嗯，值得一听的。”

她叹了一口气微笑对他说，“那么你别把它看得太严重。现在，我想我最好让你一个人待着，汤普金斯先生快下楼了，而我还没有把牌桌安好。”

霍克一直等到她走进来并关上她的门，之后才进入他自己的住处。虽然他怀疑是否真有人在房间里等他——这纯属浪费时间，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在门口就对他开枪——但他还是采取了惯常的预防措施。过了五分钟没有动静，他在咖啡桌上放下枪，把磁带插进录音机。没多久，他便分辨出灵媒佛拉的声音，萨拉——他还不知道她的名字——的声音。当听到萨拉关于“漂亮而不讲究”的概括时，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当萨拉提到他手上的伤口和针线时，他正靠在椅子上让自己开始放松，霍克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很快站起来，走过房间，收集起一些日常用品，并把它们塞进运动包里。

这时还在播放着节目，他走过去取出磁带，把它装进身上的夹克口袋里。他走到黑暗的走廊里，小心不发出声音，以免惊动他的邻居。



他又要开始逃亡了，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可爱的老夫人认为他很孤独。不过霍克也感谢她把他的警觉唤起来。他不喜欢不告而别，也不喜欢对他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受到的关照不说声谢谢就走。但他仍然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因为他知道，一旦那些来找他的人了解到她什么也不知道，就不会再被骚扰。

他以自己的方式，小心地穿过背街小巷，走向他停车的大街，他意识到他现在还能走动纯属运气。过五分钟或五个小时，也许《圣拉斐尔报》的头版上就会把他的消息刊登出来：……变节的禁毒警察被击毙，或诸如此类的胡说。

他必须防备那些收听节目的人们中会有人根据那伤口和针线的细节认出他来，哪怕有谁认出了他，也许不是那些追杀他的人之一，但他们很可能在无意中向别人提到这点，而这会导致在佛拉还来不及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之前，杀手们就会冲进他的住处。

他从后面接近他的车，之后毫不迟疑地走上前，车上的玻璃看起来都被棒球棍给打了。在目前情况下，时间上的巧合让他担心，尽管还有其它两辆车的车窗也被打破了，他还是不踏实，他判断这是一起系列暴力行为，他真希望这些坏蛋选择另一个晚上来干这些坏事。离这儿半条街处，一辆警车停在路灯下，两个警察正在铐住一个人，一个警察弯下腰去把一根球棍拾起。

也许不关他的事。但出于安全的考虑，霍克继续向前走，直到看不见那三个人。然后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尽管他藏起来备用的下一辆车离这儿只有五分钟路程，但这种时候，走路没有坐车保险。

他坐进车里，用后视镜观察后面路上的情形，想着那个拿球棍的人，这并不完全因为他不相信这是一个巧合。

显而易见，他们对他们感觉不好。

霍克放置他另一辆车的停车场，位于一座繁华的商场的下面。他选择那儿是因为，在那座砖制建筑楼里工作的大多数人，在





他们外出旅行时，都在那里停车，没人会奇怪一辆按月付了车位费的汽车会在那儿一停好几个星期。这是他在过去六个月中启用的第三个备用点，没有什么文字材料会显示他与这个车位有关。

他在沦为逃犯后很快把伪造证件弄到手，有效地帮助他躲过杀手们的追踪。只要杀手们不知道他在何处，是台北还是塔希提，他就能躲藏很长一段时间。

他真希望艾美瑞太太从没打过那一个电话。

霍克手里紧握着手枪柄，慢慢走过灯光黯淡的停车场，避开那些低垂的钢梁的均匀分布的水泥柱。此刻，停车场里停满了汽车，但在霍克停车处一声地空着，一个男人正理着头在一辆紧挨着霍克汽车的蓝色切诺基吉普的车罩下忙着什么。

为了不惊动那个人，霍克轻轻地把手里的包放到地上，从皮套里抽出枪贴在大腿旁。在那人把头抬起，好像是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存在时，霍克离他五码远。

“嗨！”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激动，但霍克没有理会他话语的字面意义，而是细心体会他的潜台词，和他话中的破绽是否存在。

他的穿着打扮的确像一个在这里工作的人——细条子西服搭在吉普车敞开的车窗上，衬衫袖子挽到了肘部，领带斜着，一头学生式短发被弄得一团糟，他的表情一半是懊恼，一半是见有人来的解脱神色。如果他把双手从汽车引擎里拿出来，霍克很可能会相信他是一个遇到汽车麻烦的人。

霍克站住了，在大腿后仍贴着枪，盯着那个人继续说下去。

“我不知道你是否懂得修车？”

“知道一点。”

“那么你愿意帮我看看吗，我才开了二十英尺它就停下了。”他把目光从霍克身上转向车罩，“这车在这儿停了将近一个月，很可能有什么地方坏了，可是我不清楚，我的秘书忘了通知汽修厂。笨